

被置换了的森林^①

——政治以及社会对日本信仰空间的影响

菅 丰 著 陈志勤 译

[摘 要] 日本固有信仰神道的圣地——神社，保留了丰富的自然森林。现在，自然科学家以及自然保护主义者从环境保全的角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虽然神社保存了富饶的自然森林，但仅从这一点并不能对它的价值做出足够的评估。其原因是，这样丰富的自然森林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信仰空间；一直以来，这个空间的价值受到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不断地发生着复杂的变化。本文首先以日本著名的神社之一——明治神宫的森林为题材，阐明国家的国民整合和民族主义给这个森林的生成和保持带来深刻影响的事实；然后，揭示和探讨这样的历史在现在新的社会思潮——环境保护思想中被掩盖起来的现状。

[关键词] 圣地 政治性的森林 国家整合 环境保护主义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90 (2010) 02—124—06

前言

在现代社会，森林作为宝贵大自然的一部分受到人类的珍惜和重视。因为 20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环境保护思想的热潮，人们高呼自然的重要性，作为其中之一的森林的价值被全球所共有，对森林的保护以及再生等的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我们知道森林培植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为人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自然产物。而且，最近以来地球温暖化问题备受关注，作为二氧化碳的吸收源，人们期待森林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已经博得一片赞赏声，对其价值持怀

疑态度的人或许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从民俗学以及文化史的观点对森林进行重新认识的话，单纯地把森林的价值进行先验认识，其理并不能够自明。对于森林，仅仅只是作为自然的宝贵遗产是不能够简单地给予高度评价的，因为，在森林之中蕴含了太多复杂的历史。

例如，在德国，就有学者指出森林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德国的民俗学家阿尔布雷希特·莱曼 (Albrecht Lehmann)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被认为是德国人的重要象征的森林，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受到社会以及政治的影响被建构起来的事物^②。阿尔布雷希特·莱曼为我们揭示了德国人留恋备至的森林，曾经作为政治性象征被利用的事实。特别是指出

[作者简介] 菅丰 (1963—)，男，日本长崎人，文学博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日本东京，1360073)

[译者] 陈志勤 (1963—)，女，浙江杭州人，哲学博士 (Ph.D.)，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200444)

① 这里翻成“森林”的，原文为日文汉字“森”，根据《日本民俗大词典》(下)(福田亚细男等编，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 705)的解释：“森”指的是树木群生之地，大多是在不受人影响或者很少受到影响的自然植被构成树种保留比较好的情况之下，称为“森”，如“镇守的森林”(镇守の森)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镇守的森林”，是指以前日本神社周围，就像包围着神社那样，必定存在着的森林。有时候也写成“杜”(日语读音和“森”相同)。——译者注

② Albrecht Lehmann, 1999, Von Menschen und Bäumen: Die Deutschen und ihr Wald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Verlag GmbH

了在纳粹德国的时代，森林被作为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国粹主义的德国的统一性象征进行利用，并最终为国民充分接受的现实。在纳粹德国，单一的树种一丝不乱整齐地排列着的人工森林，与形成队列前进的纳粹军队具有可类比的关系。现在，因为德国人民以过去的经历对军队抱有负面感情，所以，从前的森林形象正逐渐地被清除忘却。这样的对极权主义的反省，其结果是：与单一树种的森林相反，现在，德国人对于多样性的树种形成的混交林开始给予高度地评价，因为其中的每一株树木都蕴含着特有的个性。如果以类似这样的把人和森林的关系作为政治性象征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话，那么，我们也能够在日本发现同样的事象。

日本的森林一直以来也是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的。直到现在，日本国土的大约 70% 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树木以及让树木繁茂的空间——森林与日本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比如，日本的传统建筑是木建构的建筑，现在还留存下来的很多日本寺院和神社都是用木材建筑起来的。日本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在树木中附着有神灵信仰，这些树木集聚的森林就作为信仰空间为人所崇拜。

在日本，人们信仰原有的固有宗教“神道”，但其实这是以对森林等的自然崇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神道的宗教性的空间被称为“神社（Jinja）^①”，其中绝大多数都附随有森林。现在，在日本全国还存在着大约 8 万座的神社，森林与传统祭祀设施浑然一体，成为神道的圣地，仍然是很多日本人信仰的对象。

本文将试图阐明日本的一个地方的传统民间信仰的森林，因为受到政治的、社会的影响作为“国家的森林”被圣地化，而且因为与现代的环境思想的关系，现在又重新生成圣地化的过程。在日本作为自然物的森林，就是这样被政治的、社会的所建构，伴随着时代的进程其价值逐渐被替换、更新。

一、从民间的信仰空间到国家的信仰空间

在大都市·东京的都心部，是以日本流行时装尖端的发信源而成名的原宿。这是一条散发着华丽气息的繁华街道，在那里，穿着奇装异服的年少一代，聚集成群，热闹不已。这一片地方，是被全国的年轻人所憧憬的现代化的空间。

在这个以现代氛围而璀璨耀眼的街区之间，座落着一座称为明治神宫的“神社”。明治神宫在每年正月^②头三日仅仅三天之内，就有 300 万人以上的参拜者，他们为了祈愿新一年的幸福前来参拜。以参拜者的人数来说，是日本神社中最多的，所以，可以说明治神宫是日本屈指可数的信仰空间。不可想像的是在 1200 万人居住的大都市中心区，竟然有一片郁葱茂密的森林舒展于这个明治神宫之间。培育了茂盛树木的这片明治神宫的森林，简直可以说是大都市里的绿洲，也是日本最早的都市型公园，近年来作为国民参与型的自然保护森林受到高度评价。而这一片森林，正在变化成为以现在的环境保护思想来认识的“圣地”。

19 世纪初期，建造现在的明治神宫的这一空间，还仅仅只有一株巨大的枞树。在关于当时江户（东京的旧称）时代风物的《游历杂记》^③ 中，记载了有关这一株巨大枞树的新闻。根据这本杂记的介绍，在大名^④彦根藩主井伊家的大宅邸内，长着一棵非常有名的大枞树，其根部处有一洞穴，常年蓄满清水。传闻从这棵古老大树上滴下来的水，对眼睛的疾病有特效，所以，附近的乡邻老少有时候进入大宅邸，在参观神秘巨树的同时，也会要求汲点灵水带回家，用于治疗。这棵巨树在江户时代的风俗志以及名胜画等记载中频繁出现，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江户街市上已是众所周知。据说这株古枞树经历了好几代，成材后枯死，枯死后又复生，所以被人们叫做“代代木（YOYO-GI）”。

① 在古时候，虽然没有社殿（译注：神殿）等设施，但山林岩石等很多自然物，都是信仰的对象。

② 译注：日本以新历年元旦为新年。

③ 十方庵敬顺，1814《遊歷雜記》（参照：朝倉治彦校訂，平凡社，1989年）。

④ 译注：大名，即诸侯。

古树周围一带，曾经是树木崇拜的民间信仰的空间。虽然没有明确的神佛之名，但其空间被视为神圣之地，在那里，似不容怀疑存在着感受到灵威的人们的信仰之心。从文化的表面来看，这一带空间，具有杣树这个信仰对象的有形文化，也具有使用灵水治疗眼病的无形文化。并且，也曾经存在过感受灵威的信仰之心、以及让人们相信能够治愈疾病的精神价值。

现在，明治神宫周围叫做代代木（现属东京都涩谷区代代木神园町）的地名，就来源于这棵古杣树之名。当时，枝干的覆盖范围可达四周约54米，其主干树围大约可达11米，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一棵大树枯萎而衰，残存的巨大的树桩子，也因为1945年的空袭被烧光燃尽。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看到它古木参天的雄姿了。此后，在1952年，在同一位置，杣树被重新移栽进来，现在还耸立在明治神宫南参道上。

但是，在那里，已经失去了过去存在过的民间信仰空间的意义了。没有古木参天清水满溢，相信树上滴水有助于眼疾的人、甚至连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信仰的人也已经没有了。重新移栽的杣树虽然在形式上保留着过去信仰的记忆，但对它的信仰已然消失不在。更不必说存在于事物内部的它的文化的价值，可以说完全丧失殆尽。被移栽来的杣树，也只是作为一种植物的树木而存在。

今天，在这杣树耸立着的明治神宫中，想像不到的是在大都市东京的中心地带，竟然延伸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就像都市中的绿洲，在被喧闹的外界遮挡的寂静之中，成就了一片飘荡着树木香气的神圣的信仰空间。各类型的树木品种混杂其间，诚然如一片不加人工而留存下来的神圣的自然，给人以深刻印象。所以，造访明治神宫的很多日本人，都以为明治神宫是仍然残存着传统的自然圣地。但是，殊不知明治神宫中的那片神秘的森林，实际上是用人的双手建造出来的人工森林，并且，其建造历史还不到100年。

以前，在那株古木杣树还健在的时候，这一

片土地位于东京郊外台地的边缘，大部分是农地以及竹丛地、草生地、沼泽地，作为树林用地并不是特别适宜之处，原本只有一些稀疏贫瘠的树林。像现在这样美丽茂盛的森林，其实是在1912年以明治天皇的逝世为契机建造起来的。

当初，希望把明治天皇的皇陵兴建在东京，是很多东京市民的心愿，但因为已经决定陵墓营建于京都的伏见桃山，明治时期的大实业家涩泽荣一等人设立了“有志委员会”，作为“代替皇陵的最接近的方法”^①，向政府请愿提议建设“神宫”。这个提案于1913年被众议院通过，并成立了规划具体营建的神社奉祀调查会。调查会在很多候选地中选择了代代木，因为这一带曾在明治中期被编入为南丰岛御料地^②。于是，建造“具有天然之趣的幽邃森严的森林（留存天然之趣的寂静的、深奥的、有秩序的、庄严的森林）”^③的雄大计划就开始进行了。

而从1915年开始，实际的规划、施工等实施工作，就由政府的内务省明治神宫造营局接管了。在此过程中，采用了在神宫内苑中建造具有传统性的“永远的森林”这一形象设计，因为这对于神宫内苑来说最为合适和相称，并且是基于神圣性的天然更新的自然规律。

然而，这个传统性的形象，却并没有与以森林本身为祭祀崇拜对象的旧有传统民俗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应该说是进入近代以后，根据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被再建构的一种形象。事实上，在当时那个时代，日本的传统性的森林作为一种固定的形象和内容并没有被具体规定过。例如，据说是当时的神社奉祀调查会长大隈重信（原首相）曾决定像伊势神宫和日光东照宫那样，以整齐排列的杉树林荫道作为神圣性的森林的形象，而来自技术人员的主张却认为应以大量的原有树种为基础，致使两者意见相对立。而结果是，在技术人员基于科学依据的坚持不懈的说服之下，大隈重信作出了让步。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说就此建造了一个全部是原有树种的天然森林。

① 明治神宫奉賛会，1932《明治神宫御造営ノ由来》明治神宫奉賛会，第14页。

② 译注：南丰岛为东京都前身东京府（1868—1943）的一个郡，南丰岛郡。御料地即皇室用地。

③ 庭園協会，1920《明治神宮》嵩山房，第101页。

二、国家创造的神圣的森林

现在的明治神宫内苑的森林，从植物社会学的构成树种的内容来说，其品种之多是极为异常的^①。假如是残留下来的100年前原来东京近郊的森林植被的话，那么在形成的森林中，应该只有非常有限的树种；如果是致力于以反映天然为目的的，那么在被建构的森林中，应该是树种稀少的杂木林才较为合适。但事实上，包括这一带土地上根本不存在的树种，其数量竟然多达365个种类，依据幽邃、庄严、神圣的神社林之形象，拥有多种多样树木的幻想性森林就被创造出来了。

明治神宫内苑中的树种如此异常变多的理由，是因为在营造时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所献的树木。前文中已经提到生长有枞树的原来的森林非常稀疏贫瘠，为了填满残留的部分，造营局不仅购买了树木，还移植来了其他国有地的树种。而更进一步的，是采取了让全国各地的国民献纳树木的方法。很多地方上的人们响应了这一方法，结果是从全国各地汇集了9万5千株以上的树木。其数量之多，竟占据了全部神宫内苑树木的8成以上。为了营造“让人想像日本的森林”，在献木过程中是排除国外树种的，但对于当时领土之内的萨哈林以及台湾、朝鲜半岛等殖民地，还有对于侵略矛头所指向的中国北部（关东州）以及北京，也提出了献木的要求，并接受之^②。

这个献木运动的发起者，是内务省明治神宫造营局第一任局长井上友一。在向日本介绍英国式田园都市方面很出名的井上友一，作为内务官僚在调动地方行政上大显身手。他在内务省召开的地方官会议的时候亲自出席，并对向明治神宫的献木运动进行了说明，同时向聚集来自府县人员的各部局会议派遣造营局职员去宣传，还制作了有关献木的印刷品发布到各町村等，积极地推进了来自地方的献木运动。这样的运动，并不只是单纯地为了减轻购买树木费用的目的，而是依据井上友一的带有特别的意图进行规划的。

日俄战争终结以后，因为巨大战争费用产生的财政崩溃、社会矛盾激化、以及不满于讲和条件等，引起国民人心动摇。于是，就开展了由内务省主导的以国家主义整合动摇的国民为目的、被称为“地方改良运动”的官制运动。把国民的能量整合于国家之下，以此加强帝国主义的基础。而这次运动，甚至是与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直连续不断的举国一致的潮流相关联的。把这个“地方改良运动”从实际事务上进行推进的正是作为内务官僚的这个井上友一。他在1909—1911年期间，为了建设国家要求的强大之町村，举行地方改良事业的讲习会，培训地方上的模范人物。而对于明治神宫的森林的诞生，井上友一的参与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明治神宫的献木运动与地方改良运动同出一辙，是以企图把它作为国民整合运动为目的而进行设想的^③。由于他的作用而汇集起来的森林的树木，是当时在日本的领土以及殖民地支配的领域上所存在的树种。所以，被如此多种多样树木种类组合起来的明治神宫的森林，是在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的拥有多种品种树木的森林，实际上不过是一幅可称为“国家的森林”的“抽象派拼贴画（collage）”。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发端于国家的计划性的信仰空间的创造过程。原本的生长着枞树的传统性的信仰空间，被替换成了神社这另一个传统性的信仰空间。在那里，生成了神社这样的有形文化、以及因为神宫的神道仪式和因为东京市民的崇拜这样的无形文化。在这个信仰空间之中，产生了把明治天皇当作神进行崇拜的信仰心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特定神佛无意识的现世利益性的信仰心。而且，国家整合——这个根据国家所期望的价值，被嵌埋在了其中。

三、基于环境思想的信仰空间的意义变化

在被丰富的树木填满的“国家的森林”产生

① 松井光瑤等，1992《大都会に造られた森》農山漁村文化協会，第68页。

② 庭園協会，1920《明治神宮》嵩山房，第101—112页。

③ 高木博志，1998《近代神苑試論》《歴史評論》，第573，16—27页。

时期,我们不能忽视与之相反,在日本有很多“村落的森林”因为国家而被破坏的事实。明治末期,内务省神社局实施了统一合并地方神社的神社合祀政策,其结果是,全国的神社数量由1905年(明治38)的19万5千座,仅仅是5年后就激减为1910年(明治43)的14万1千座。这个时期的神社合祀,是与前文所述的地方改良运动相结合的、以一町村一社为目的的策略。神社合祀政策的具体构想是:合祀和整理地方上细分化的神社,把闲置的空地作为神社的财产,另一方面,创建有势力的神社,使之提高其权威性,以有助于把崇敬心集中于神道而实行精神上的整合^①。作为政府官僚和明治神宫的设立有着密切关系的、在1908年时任内务省神社局长的井上友一,毫无疑问是参与这个政策的。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是,成为废弃神社的大量境内林的树木,被任意砍伐自由出售,作为镇守的森林一长期以来被维护和守护过来的宝贵的自然,就这样遭受丧失的命运。

在这样的形势下,相反的,明治神宫的森林却作为天然的森林,很多丰富的树木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因为连续不断保存的结果,现在,培育和维持了大量树木的明治神宫的森林,在现代性的诠释之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价值,并不是在神圣性的信仰空间中找到的价值,而是从环境的丰富性中发现的价值。

1934年,成立了在日本最初的具系统性的自然保护团体“日本野鸟之会”,现在,作为日本有名的这个自然保护团体已拥有会员达4万多人^②。“日本野鸟之会”各支部定期举行探鸟会,向社会呼吁尊重自然,并致力于野鸟保护区的制定。它的东京支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不久的1947年,在明治神宫举行了日本最早的探鸟会,直到今天,每月一次的定期探鸟会还在继续进行着。因此,现在,明治神宫也被利用来作为自然保护团体的活动场所。

把明治神宫与环境的美丽富饶联系起来,对此赋予现代性的环境保护的价值,具有类似这样想法的并不仅限于环境团体,在当地的一些相关人员中间也存在着同样的考虑。以明治神宫前繁华街上的商店和企业为主,结成了商店街振兴协会“原宿表参道榊会”,为了开展联结明治神宫建设街区的活动,在2001年12月,提出了以环境为主题的“ECO—Avenue宣言(街头环保运动宣言)”,以推进不仅顾及商业振兴也顾及环境保护的街区建设。他们给予明治神宫以很高的评价:“创造出大自然恩惠和人类睿智并存的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美丽的“悠久的森林”;创造出百年后所见证到的明治时代人们的洞察力的“永远的森林”——明治神宫”^③,希望建设一个与明治神宫丰富的自然相联结的美丽的街区。

呼应于这些当地人的行动,环境保护团体NPO法人“苺菜基金会(ASAZA基金会)”,提出了以明治神宫为主题的环境保全计划。“苺菜基金会”设立于1999年,是致力于位于东京东北部约60 Km处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湖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团体。在2008年12月18日,由“原宿表参道榊会”主办召开的“原宿表参道 ECO * Avenue MOVEMENT 21”活动中,“苺菜基金会”提出了“原宿表参道·森林之惠·森林之风计划”。此提案的有关内容是:“让明治神宫的广阔森林把东京都心部变得凉爽起来”、“在森林之风和生命之体的对话中,感觉都市中的自然恩惠,积极思考利用神宫森林之惠的未来街区建设和人们的生活方式”^④。

而且,这个提案还得到了一定的肯定。2009年1月,在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召开的“地域体验重视型的环境教育研讨会”中,被作为一个典型计划提出来进行议论。作为市民、自然保护团体、政府这些多样性的行为相关者,共同对大都市东京的环境保全作出贡献的事例,明治神宫的

① 民俗学家南方熊楠反对这个政策,并且展开了神社合祀反对运动,这在日本是一件著名的事件。对此,柳田国男也表示赞同,并进行了共同协作。但是,在当时这一阶段的运动,并不是现代性的环境保全运动,可以说是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破坏的保全运动。

② 在日本野鸟之会的设立过程中,日本民俗学的创立者柳田国男也是联名发起人之一。

③ <http://www.motesando.or.jp/abg.php?lang=j> 2009.5.27

④ <http://www.kasumigaura-net/asaza/topics/topi01/090107motesando.htm>

空间的价值得到了高度评价, 并且, 正在开展唤起更多的市民对其价值认识的运动。

结语

如以上所述, 现在, 明治神宫被人们当作丰富而美丽的自然空间进行认识, 其环境性的价值得到很高的评估。在这里, 既是一个存在着神灵具有神圣性价值的森林, 与此同时, 又是一个在现代被高度评价的具有环境保全价值的森林。就像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那样, 这个空间, 在一百几十年前是作为一个地方上的民间信仰空间的森林的, 但在数十年前却被置换成为由于国家的国民整合以及民族认同而生成的信仰空间的森林了。

现在的明治神宫, 不但是一个在日本保持着拥有可夸耀的最多参拜者的信仰空间, 又进一步受到全球化环境思想的影响, 也是一个被赋予了与信仰空间不同的环境保全这另一种新价值的森林。但是, 在拥有这样一些价值的富饶的森林诞生之背景中, 与近代日本国家的、政治的、意识形

态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实, 以及这样的一些意识形态曾经破坏了大量的森林的事实, 现在的很多日本人却并没有意识到。

神社及其周围的森林作为日本固有的传统性所强调的信仰空间, 现在被很多日本人视为神圣之地, 受到他们的崇拜, 但这种现象并不只限于明治神宫。漫长的历史使神社和森林的价值发生了变化, 并且, 即使在现在, 它们也受到政治的、社会的深刻影响, 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日本神社的森林, 并不仅仅是一种信仰的装置, 而是作为一种政治性的装置, 直到现在仍然在不断地发挥着它的功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状况, 民俗学很有必要以一种与普通的社会观念不同的批判性眼光, 去面对这些因政治而被建构、在社会中形成理所当然的价值问题。

[责任编辑] 刘晓春